

第一个总统 下

黄继树

赵元龄 著

苏理立





2 034 4048 2

第一个总统

黄继树、赵元龄、苏理立

下



百花文艺出版社



2 034 4048 2

第一个总统(下卷)

黄继树 赵元龄 苏理立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 印张28 5/8 插页2 字数5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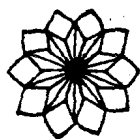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

印数1—16,100

书号: 10151·951 定价: (平)3.70元(精)5.15元

第五部

东江雨骤



—

雨，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地下着……密密的雨点，不断地敲打着法国梧桐硕大的叶子，叶片上的水珠，成串成串地滴落下来，有的溅到了内阳台的地面上。

孙中山侧身躺在内阳台的一张卧榻上，一动不动，透过灰蒙蒙的雨的帷幕，仿佛觉得仍然置身在永丰舰上一般。法国梧桐上的雨滴声，象似不断震响着的枪炮声，风雨摇曳着园中那丛丛翠柏，犹如白鹅潭中叛军引爆的水雷腾起的惊涛。这是仲夏时令，地处东海之滨的上海，天气闷热。下了这场大雨，空气凉爽湿润，使人顿时感到清新而轻松。可是，孙中山心头仍旧闷热得难受，就连那雨打梧桐叶的单调的声音，也给他增添几分惆怅，似乎这大自然恩赐的清风润雨，没有一丝半点浸进他那火辣辣的燥热烦闷的心田。

……永丰舰渐渐的变得小了，那钢铁的炮舰，慢慢地变成了一只孤零零的小木船，它小得那样可怜，仿佛小到只有半片花生壳似的。这花生壳一般的小木船上，只有孙中山一个人，一支桨，他划得已经精疲力竭，身子骨儿似乎都快要散架了。可是，那小山一样的黑沉沉的浪头，却依旧一个接一个地向他的小船扑来，摔打着，撞击着，时而把小船举上浪的峰巅，时而把

小船摔到浪的深谷。他要到达的彼岸，正在黑魃魃的海天之间，是那样迢迢遥遥迷迷蒙蒙，令人分不清那到底是海？！是天？！是地？！一忽儿，那一个个汹涌的浪头又变成了一副副狰狞的面孔——吴佩孚、曹錕、陈炯明、陆荣廷，他们龇牙咧嘴，好象随时都要吞掉他和他的小木船。

……他是一个孤单的旅人，正在无垠的荒漠上跋涉，狂风卷地，沙飞石走，前无行人，后无来者，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见不到一只走兽，只有呼啸的大漠之风伴随着他。脚下是松软的沙漠，他万般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迈去。他感到干渴，嘴里象要冒火，然而在这荒芜的沙漠上，一滴水也找不到。他感到疲乏，两条腿象灌了铅，酸涨得无力行走，他有些踉跄，只要再刮来一阵疾风，便会把他推倒在地，沙石再一掩来，把他深深地埋在沙堆之中，他从此消声匿迹，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之后，或许会被考古学者发现，那就让他们去研究吧：孙中山为什么会被埋在荒漠之中！但他仍不屈地往前走着，一步一个脚印，尽管歪歪斜斜，踉踉跄跄，而他仍勉力前行，不肯却步。将来，若干世纪之后，考古学者从沙堆中发掘到他的风干了的遗体时，他们一定会惊奇地发现，他身体是向前倒下的；他的双手，即使在那一瞬间，仍然是伸向前方；他的右脚，也正是向前方迈去。这一切，都将千真万确地证实，他是一位大无畏的跋涉者，曾与狂风、飞沙、干渴作过不屈不挠的搏斗……

漠风怒吼，飞沙扑面，天地混沌迷离，他憧憬的绿洲到底在哪里？

啊，绿茵茵的草地，碧绿得一尘不染，无数的露珠，缀在草叶子上，在晨风中颤抖着，仿佛从银河中落下的无数珍珠；

欢快的小河，玉带一般在草地上蜿蜒，清澈明净得可以窥见其中的游鱼；雪白的羊群在草地上安闲地吃草，犹如片片贴地的云朵；村庄、城镇，一座座华丽的中西式建筑隐约可见；农场、牧场、奶牛场；割草机的吼叫声和着挤奶姑娘欢乐的歌声远远传来。可是，一眨眼，这一切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他耳畔除了肆虐的风沙声似乎还有一支如诉如泣的无限凄凉的古老牧羊曲在萦回，那声音，细得象秋后哼哼的蚊蝇……

“海市蜃楼！”

孙中山无力地叹息着。诚然，在他所走过的漫长历程中，特别是处于绝望的境地时，便常常看到这种奇妙的幻景。他已经是个跋涉有年的旅人了，对于这种转瞬即逝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从不寄托什么奢望。

他仍然向前迈步，艰难地走着，他的同志呢？他的战友呢？他的旗帜呢？他一阵颤栗，心猛地收缩了一下，随即感到四肢发冷，一行泪水，潸然而下。

……

宋庆龄从工作室轻轻地走到了内阳台上，只见孙中山侧躺在那张卧榻上，右手托腮，目光暗淡，面颊上挂着两条亮晶晶的泪水。

“先生，您，怎么了？”

宋庆龄上前轻轻用手绢给孙中山揩去泪水问道。

孙中山只是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他实在不愿把刚才脑海里那令人可怖的沉重的感情，再传染给妻子，毕竟，她还年轻，承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他只是半抬起身子，将卧榻的一半让给宋庆龄，然后默默地用眼睛示意她坐下。宋庆龄坐下后，用那双聪慧的大眼，望着孙中山，问道：

“先生，这稿子我已经整理好了，念给您听听，好吗？”

孙中山看着宋庆龄手里拿着的一叠手稿，知道是他昨天上午完成的那篇《致国民党员书》。由于心力交瘁，感情沉痛，他还来不及整理，便交给了宋庆龄。他在这内阳台的卧榻上躺下休息，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陷入了沉思遐想，可是，那思绪却象一堆乱麻，刚从一缸苦水中提了出来，又浸入了另一缸苦涩难耐的水中一般。

“念吧！”

孙中山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与其说是想再一次咀嚼那枚苦果，还不如说是为了尊重妻子的意愿，免得他那疲乏沉重的感情，浸染她年轻的心灵。

“此次陈炯明叛变，非惟文与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

宋庆龄声音低沉地但声调却很清晰地念道：

“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忍耐劳，自有过人之处，然对于国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严，不以诚待人，则早为文与诸同志所触及。顾以为人各有长短，但当绳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诚，未尝不可为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于决裂，更不虞其阴毒凶狠至此也。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虽元二之际，阴谋左计，显露端倪，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惴惴，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嗣是广州处困，闽疆转战，久同艰苦，回粤之役，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师甫捷，而祸患生于肘腋，干戈

起于肺腑，不但国事为所败坏，党义为此摧残，文与诸同志为所牺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丧失无余！果何所乐而为此？此诚所谓别有肺肠，不可以常理推测者也！”

雨，淅淅沥沥的雨，依旧敲打着法国梧桐的叶片，更象无数的小锤，敲打着孙中山那颗被悲愤和痛苦折磨着的心。

“……文率诸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数年以来，护法事业，蹉跎未就，与于此役者，苟稍存畏难苟安之意，鲜有不失其所守者。特为陈炯明之厚颜反噬，以求自全，为仅见耳。然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此则文之所期望者也。……”

宋庆龄念完了《致国民党员书》的文稿，静静地望着孙中山。

“可交报界发表！”孙中山轻轻地抬手，又陷入了冥冥的思绪之中。

“先生，有几个外国记者来访。”副官马湘由楼下上来报告道。

“不见！”孙中山头也不抬地说道。

马副官上楼不久，又上来报告道：“曹锟、吴佩孚的代表

要求谒见先生。”

“一概不见！”孙中山还是头也不抬地说道。

他自到上海以来，心情一直不好，就整天呆在莫利爱路寓所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好在这座两层楼的寓所，颇为宽敞，楼下还有片绿茵茵的草坪和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加上这一带也非繁华闹市，因此寓所的四周倒不嘈杂，院内也就更显得清静、闲适。晴天，晚饭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常沿着草地的边缘散步，或在花园里赏花。不过，他很少说话，许多时候是凝神遐想，垂首沉思。宋庆龄知道他心情沉重，无法解脱，也不多说话，只是默默地陪伴着他。今天一早起来，天下着雨，他在楼上的内阳台散步后，便躺在卧榻下，沉思良久，但他脑子里那如麻团的思绪，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对于这次死里逃生，历尽艰辛险难，他倒并不介意，使他感到惨痛的是经他一手培养扶植起来的陈炯明竟然背叛革命，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而炮轰总统府，悬赏重金捉拿他的，又绝非他人，恰恰是已经集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的洪兆麟第二师。他开始怀疑起来，怀疑自己亲手组织的这个党——国民党，到底还有没有革命的作用？他的一些拥兵部下，到底可靠不可靠？中国革命，辛亥以来一再挫折失败，到底还有没有胜利的希望？革命的道路，曲折漫长，他是早有思想准备和奋斗精神的，但是这条道路通向何方？是通向胜利还是通向绝望的荒漠？……他在苦苦地思索着，反复地琢磨着。有时他半夜里醒来，便披衣下床，独自在内阳台上踱步，仰头望着广袤的星空，长叹短吁，仿佛象一只孤单的头雁，煽动着疲惫的翅膀，不知将飞向何方？他革命奋斗几十年了，即使是在二次革命最艰辛最险恶的日子里，他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象如今这样傍

惶、苦闷和惆怅。是自己年岁已高，斗志锐减了吗？不，五十六岁就算是年老了吗？鬓发和胡子就标志着衰谢了吗？“不不，”他心里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开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难道我这个当今的革命者竟连一千多年前的曹孟德都不如么？……”他固执地摇了摇头，心里继续再说，“我不是没有精力，更不会吝惜自己的精力，即使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用在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上，把中国革命这沉重的车轮推向前去，哪怕是使它向前挪动一寸一分也好。可是，我现在是有劲使不出，不知往哪儿使？瞧人家列宁组织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多好，领导的苏俄革命成功的多快，而我领导中国革命已经三十多年了，可到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革命的轮船引到胜利的彼岸……”孙中山以前曾提出过“知难行易”的学说，现在他才深感知之难，行之亦难。……

“冷雨敲窗风扫叶，未算凄凉，莫便凄凉说。待到风消和雨歇，菰蒲犹复争秋热。天上双星今夜合，不到人间，我又伤离别。听唱阳关频击节，暗中却自拼愁绝。”

苦思冥想，迷惘惆怅，孙中山情不自禁地随口低声吟诵起这首充满忧国忧民和离愁别恨之情的《蝶恋花》，吟罢，脑海里很自然地浮现出这首词的作者廖仲恺矮小的身材，削瘦的脸庞和那对坚毅聪慧的眼睛……心底不由自主地在轻声呼唤着：

“仲恺，我的好同志，患难与共的战友。……”

……六月十四日，刚从香港筹款回到广州的廖仲恺，惊悉陈炯明的部下叶举、洪兆麟在总统府附近的山头上筑碉堡，挖壕沟，运枪弹储粮草，逆动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心中万分焦虑，他先劝孙中山先生迅速离开广州，返回韶关北伐大本营，广

州的危局由他解决。孙中山不肯这样做，他要亲自解决好广州局势，以利北伐，正好这个时候，陈炯明给廖仲恺发来一电，请他到惠州领款，廖仲恺便决定去惠州，借此机会当面规劝陈炯明，希望陈炯明不要忘记孙大总统对他的苦心栽培，不要忘记当年孙中山为了接济陈炯明率粤军由闽返粤，把华侨送给他的那幢房屋典押了，将所得之钱，派廖仲恺亲自送到漳州交给了陈炯明，还希望陈炯明莫辜负孙大总统对他的瞩望，以北伐大局为重，服从孙大总统的指挥，率兵北伐，万万不可在后方广州干那忘恩负义、伤天害理的事情。廖仲恺以为陈炯明总不至于恩断义绝，所以他不带卫队，只身奔赴惠州，没料到，车至石龙，就被陈炯明部下钟景棠扣住了，旋即被押送到石井兵工厂，严密监禁起来了。廖仲恺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手脚上了镣铐，还用两条又粗又长的铁链捆绑。他个子小，体质弱，被沉重的铁链缠得浑身疼痛，动弹不得，他躺在木板床上，心里一直在为孙中山夫妇的安全担忧，他知道，陈炯明今日扣押了他，那么对孙中山先生肯定是要下毒手的了。广州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他内心的焦急、忧虑远远超过皮肉上的疼痛。一直到了第十天，妻子何香凝才打听到丈夫被关押的地点，便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探望。这时，从妻子的诉说中，廖仲恺才知道陈炯明果然就在他被扣押后的第三天凌晨，公开叛变了，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和宋庆龄均已在炮火中逃离了总统府，廖仲恺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何香凝还悄悄地告诉丈夫，有一位日本朋友，好心劝她赶快离开广州，说是在珠江口附近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只接应她的小船。

“你怎么打算？”廖仲恺关切地问妻子，心急地未等妻子答话，他就说道，“你不应该走，不应该离开广州，这倒不是

为了我，而完全是为了孙先生和孙夫人，眼下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也非常险恶，有你在广州，多少能够帮他们一点忙，可以探听叛军的动向，了解广州的情况，可以当联络，还可以往舰上给先生送点必需用品。……”

“仲恺，我正是这样想的，……”何香凝一边忍住泪，给丈夫换身上的衣服，一边低声说道，“我们的孩子已经平安离开广州到了香港，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孙先生和你了，孙先生被困在军舰上，你又被关押在这里……我不离开广州，不离开你们，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出来。……”

“香凝，你做得对，别哭，你是知道的，我向来不喜欢看见你流眼泪。……”

……

何香凝离去后，廖仲恺原先焦急不安的心情平静了，因为孙先生和宋庆龄均已安全脱险；原先一直缠绕在心里的疑云也消失了，他明白了，他这次半途被扣押，乃是陈炯明阴谋叛乱的整个计划中的一个预谋，敌人对孙先生都欲置于死地，那么对他这个已经被他们擒拿在手的孙中山先生身边左右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难怪要给他上铐镣，还得再加两条大铁链，他们肯定是要对他下毒手的，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死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了革命而死，就死而无悔。他心胸坦然多了，深深舒了一口气，虽然铁链仍锁在身，却如释重负，手脚也顿觉轻松了，偷偷地把心中所思，在小纸头上写下了《民国十一年六月被锁于军署有感》七律四首，过了几天，他又写了几首给妻子、儿女的诀别诗——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生无足羨死无悲，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

廖仲恺将这些写满诗词的小纸片，藏在内衣里，以免被叛军搜走毁掉。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关押廖仲恺的小楼四周，增岗加哨，门外的卫兵也由二个变成六个。就在这一天下午，何香凝来了，神色有点惊慌，廖仲恺急忙悄悄问她：

“香凝，你怎么了？出事了？”

“仲恺……”妻子轻轻地喊了一声，便泣不成声，涕泪交流。

廖仲恺安慰了好一阵，妻子才不哭泣了，抬起泪痕斑斑的脸庞，悄声细语地对丈夫诉说了一件事：昨天晚上，洪兆麟突然闯进了何香凝的住所，对她说道：“廖夫人，现在永丰舰天天向白云山开炮，这也……。唔，我们知道你几次往来永丰舰，我想请你再走一趟，我们派三两个人跟你上舰，如果你能

答应，我们就把你丈夫放了。……”“住嘴！”何香凝一听，就猜到叛军是想利用她，好带叛军上舰杀害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怒斥道，“我是绝对不会与你们同流合污的，反正仲恺在你们手里，我也不会离开广州，你们只要不怕日后人民向你们算账，你们要怎么处置，随你们的便！”洪兆麟恶狠狠地说道：“既然廖夫人不肯帮忙，那就休怪我们陈总司令不讲情面了。……”

何香凝刚说完这桩事情的经过，门外的卫兵就喝吆着要何香凝离去了，廖仲恺只好以坦然的笑容安慰妻子，眼疾手快地把写着诗词的纸片递给了她，泰然自若地说道：

“香凝，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的话都在这上面了，你回去看罢，就明白我的心思了。勇敢些，再勇敢些，象鉴湖女侠那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何香凝含悲忍痛离开石井兵工厂，回到家，读了丈夫的诀别诗，凄楚悲凉之情一扫而尽，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救出仲恺，救不出就同丈夫死在一块！

何香凝虽连日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但是，不仅一点希望都没有，相反，却不断传来于丈夫生命极为不利的消息。此时，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已先后离开广州经香港到上海去了，何香凝倍感孤单，在她的身边，别说能帮她忙的人，就连一个能和她在一起商量此事的人都没有了。但是，她不甘心就此罢休，她决定，不管有多大危险，冒死也要去见陈炯明。

八月十八日清早，何香凝只身上白云山去了。昨天晚上，陈炯明部下的一个名叫龙荣轩的军官，悄悄地来看望何香凝，这位军官在日本东京上军官学校时就认识廖仲恺夫妇，对廖先

生的遭遇深表同情。何香凝从龙荣轩口里得知，今天陈炯明要在白云山召开军事会议，便决心冒死独闯白云山，死活也要见陈炯明，把该说的话当面说个明白。

这一天，下着倾盆大雨，何香凝跌跌踉踉，一身泥水，爬上了白云山，来到了叛军指挥部门前，不顾卫兵横刀竖枪的阻拦，她大吵大闹死活要见陈炯明。陈炯明闻报时，何香凝已经迈进了会议室，一身湿淋淋地站到了陈炯明跟前。陈炯明瞥了一眼座上的军官，发现有许多人向廖夫人投来同情的目光，便赶忙收敛愠色，堆起笑颜，端过一张椅子让何香凝坐，随即又命令卫兵拿瓶酒来，亲自斟满一杯，递到她面前：

“廖夫人，先喝一杯白兰地，驱驱寒，以免着凉。”

何香凝没抬眼看他的脸，接过酒杯，一口把酒喝下。

“廖夫人，”陈炯明说道，“你的衣衫湿透了，叶举有家眷在此住，你先到她那儿换一件干衣服吧，唔？……”

“陈总司令今日真是大发慈悲了，担心我着凉……”何香凝一动不动地端坐着，故意提高声调说道，“雨水湿衣有什么紧要，我今天来，还打算鲜血湿身呢！”

“廖夫人，你这话……”

何香凝发现她的话已引起不少在座的军官们的注意，便瞪起眼睛望着陈炯明，继续大声说道：

“陈司令，我问你，仲恺有哪里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说仲恺帮孙大总统筹款理财，要把孙大总统的荷包锁起来，你就下令把仲恺囚禁起来。可你忘了，仲恺在民国九年不也曾帮助过你们吗？你们粤军在漳州两年多，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三次来帮助你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许帮助你，就不许帮助孙先生吗？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同一样都需要